



活

我曾經想過死亡這件事，對我來說代表的意義是什麼。

小的時候覺得「其實我很怕死」，因為死掉了代表會變成靈魂，看不到爸爸媽媽、沒辦法吃最喜歡的零食、跟喜歡的男生一起打鬧；到了青春期的叛逆，那個時候十三四歲的小孩流行自殘，在身上留下一點淺淺的傷口，微微滲血也發紅的那種，我則是屬於不怕血流得比別人更多的那種人。

或許是那個時候開始，覺得死亡好像就只是這麼容易的一件事。人體身上的動脈那麼多條，若是我們哪一天在切菜、做勞作、意外發生……不小心割到動脈，都有可能面臨到死亡。要是死亡這件事本身並不難，那為什麼我們會如此畏懼呢？

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我，但我想我畏懼的是化為靈體之後，如果發現有人因此而傷心，我反而會自願落入輪迴道，願判得一個永世不得超生。如果這個永世不得超生，會被還在人世間痛苦的人知道，他們說不定就不會那麼傷心了吧。

我正在替他們受更大的折磨，他們怎麼能夠傷心呢？

我之所以想得這麼多，是因為在我短短的二十餘年還不足以稱為人生的生命裡，不小心靠近了死亡太多次。起初還會覺得恐懼，後面開始有了「比較」心態之後，發現自己不是越來越不怕，是變得越來越無感，面對自己不會真實看見的、感覺到的事情，變得一點想法都沒有。

好比第一次靠近死亡，是在老家旁邊的舊軍事海峽區，十歲的我已經看得懂 danger 的意思了，卻還是為了撿回不會留著一輩子的玩具而跨過刺網，踩進地雷區。爸爸說過以前踩到未爆彈的平民是無辜的，一個人就這樣成了碎片，連想把屍骨撿回一個形狀放回家都不行；而海邊卻還是有幾百顆沒清理完的未爆彈，我不敢按照原來的步伐走向禁區外，連用力哭的力氣都不敢使出。

那天我忘記有多少大人來救我了，只記得警笛大鳴、幾個穿著軍服的姊姊握住我的手，告訴我不要怕、幾個比較老的叔叔一個指令而旁邊的人一個動作。海浪聲沒有因為來了更多人而變小，被帶



2019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—佳作

回去的我沉沉地睡了一覺，像是變成碎片的人，卻在隔天意外發現自己異常完整且清醒，哭著說再也不敢了，卻沒有說一直到了現在，有時我還是會在夢裡聽到那片海的聲音。

後來第二次靠近死亡，是在我已經唸高中的時候，看見了「死亡」這件事情，居然可以比我想得還要更近距離。那晚，相差十歲的我哥與我弟，一如既往地因為某些小事而爭執，而吵吵鬧鬧不足以讓人覺得死亡即將來臨，直到吵鬧不再尋常，奪門而出的我看見一個人逐漸死亡的過程。從裡到外徹徹底底的死亡。

我哥手上拿的是那隻直徑約兩公分的藤條，上半身沒穿衣服的我弟蜷縮成水母漂的形狀，磷瘦的皮囊可以容易數出他的三十三條脊椎骨，黑紫色的傷痕、深綠色的青筋、無色的淚水，紅色的條痕像影子一樣映在我弟偏古銅色的肌膚上，起紅了、褪色，然後變成棗紅色的一條疤。

反覆幾下這個動作之後，連哭喊聲都聽不到了，我改成聽到生物本能性的低吼。我弟全身開始抽動，連牙根都咬緊、臉部扭曲，慌亂之中我聽到又有斥責聲說：「你不要在那邊裝死！起來！哭什麼哭！」壓著喉嚨溢出的那句話卻是：「我用力了，可是我動不了，我真的動不了。你還想要我怎麼樣？」

不論是旁觀還是當事者，我最後的結果都是過度激動然後昏倒，醒來之後都是第二手資訊——結論是我弟因為過度激動，產生了全身性的痙攣，在我睡著的時候他依舊動彈不得。

那晚的事，重複回放在我的腦海裡，就像是戰爭電影裡被流彈打到半死的青年，持續掙扎著說他要回家，他要見他的母親，他還想要活下去。

最後我弟弟活著，但某部分的他，真的徹徹底底跟著痙攣死去了。

第三次接近死亡，也是真的差點進入死亡，已經是我十九歲的事情了。早已不知道如何正常入眠的我，正準備吃下睡前慣例的三顆放鬆劑與安眠藥，只是那天連我自己都想不起來，為什麼最後吃下去的是三倍的劑量？像是要把一個月份的眠全部在一個時刻內全部睡掉，不去計較今天星期幾、上什麼課、早八起不起得來，一個



2019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－佳作

月的苦痛一次吞掉，憂愁就也不會那麼多了。

最後靠著我的室友，我還是被載去醫院急診室了。大腦還清晰投映著醫護人員的樣子，他快速地詢問我說：「小姐，你還有意識嗎？有的話動一下手指。」親愛的醫護員，其實我其實聽到了，也聽到了我的脈搏跟血壓是多少，但我真的動不了。

正式暈倒之前，經歷了一連串灌碳催吐的洗禮，胃酸混著藥丸跟水燒著喉嚨，那感覺不麻，也不痛，卻是整個人摔碎了一般無力。醒來之後，日曆已經過了兩天，據說那兩天來看我的人，都不確定我到底是睡著了還是死了，因為我從早到晚都沒有變換過姿勢，連呼吸聲都顯得好小。

真正清醒之後，就連我自己都懷疑我到底是不是活著。

可是我活過一次。

大三那一年，老師出了一個不強制的野外考察作業，希望班上同學可以一起去爬雪山，沿途觀察植物、地形、山林變化，還有最適合自己的速度。那是我第一座百岳，想著「同學都要去，那就加強一下體能，再困難都上吧！」的傻勁，還是帶著平常吃的安眠藥跟鎮定劑上山了。

兩千公尺上的世界瞬息萬變，我依著其中一個富有經驗的助教，像是在跟耶穌告解一樣說明了我的情況。那是第一晚在山屋，我還有機會可以下撤放棄攻頂的，我不確定這樣子的我有沒有辦法做到。助教沒有責罵我，他只是淺淺地說：「沒關係，妳就先睡吧。明天早上起來就知道能不能做到了。」

我聽出來了，助教的意思是他不會要讓我下山，他覺得我做得得到。惴惴不安的我問了他說：『助教，你不怕嗎？如果我醒不來，或是睡到一半高山症發作，我可能自己也沒辦法知道耶。』後來助教笑了，笑得非常溫柔，他說我不但不會醒不來，我還可以靠著自己的力量走上去。

原來世界上，真的有人如此篤定我做得得到。好像也只能做下去了。

上過哭坡、走過東峰、穿過黑森林、到雪山主峰地標前有一個



2019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－佳作

小小的 0.1K 指標，我忍不住坐下來，像初生嬰兒般嚎啕大哭。這一次我沒有暈倒了，但是被扶了起來，邊過度換氣邊把眼淚留在那一百公尺的路上，盡頭是朝陽。一路逗留在山頂的時間我都在哭，好幾個好心的山友將我帶到他們的爐火旁取暖，安慰著我說這不是做到了嗎，這樣就很好了呀。

不只是這樣就很好了，而是我感受到了一些比平常更多事情。

灑滿一百公尺的眼淚，就像是獻祭給山靈的聖水，我將某部分的自己留下，選擇打開了生命裡曾經解不開的謎題，將自己重新交還給大地的懷抱，我知道我終究歸屬於此的。

是不是在三千公尺上的高山看到日出一點都不重要、是不是爬完了這座百岳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回頭看那個山稜線、那個峰坡……在連呼吸都明顯吃力的時候，我看見了我真的活著。

不，其實我從來都沒有選擇死亡，我早就選擇了好好活著。

